

泥瓦匠二臭

■司新国



二臭姓葛，阳城张庄葛楼人。准确地说，二臭只是曾经当过几年泥瓦匠，如今他在北京，是一家建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早些年有人劝他改名字，作为在北京地产行业无人不知的集团公司老总，二臭这个名字印到名片上，既不好看也不好听，二臭听人说了只是一笑，却也不改。说的人多了，有一回醉酒后二臭为此摔了酒杯说：“老子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！俺是俺娘生的，名字是俺奶起的。俺就是二臭，二臭就是俺，俺就不信不改名字做不了生意！”

其实二臭这个名字和毛蛋、羊娃、砖头等等一样，早些年在乡下多的是。二臭家穷，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下面有两个弟弟，按排行他是老二。二臭出生那天，本来是晴空万里，天上连个云彩也没有，冷不防一阵大风卷着尘土旋到半空，然后天色陡暗、电闪雷鸣，哗哗啦啦大雨如注。二臭娘在南陵坡挺着大肚子掰苞谷，浑身淋湿像个落汤鸡。她刚进屋就感觉下腹一阵撕裂般疼痛，想着是要冒肚（方言：拉肚子）哩，赶紧跑到茅房，刚一蹲下，二臭就落地了。该起名字了，二臭的奶奶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掉到粪坑里没有被呛死，老天爷又打雷、又下雨、又起大风，保不准是天上星宿下凡哩。就叫二臭吧，名字贱好养活。”

二臭从小就顽皮得要命，上树掏鸟窝，下地偷红薯，打架从不吃亏，做事八面玲珑，是个让人厌又讨人怜的主。二臭的爹大字不识一个，一辈子土里刨食、地里讨生。他想要二臭上学，将来好有出息。谁知二臭一进教室，看见书就头晕，整天逃学旷课，东游西逛。老师拿他没辙，爹娘提起他头疼，最后没办法，爹娘只好任之由之。好歹混到五年级，二臭死活不愿再去，二臭爹长叹一口气说：“算啦，不上就不上吧！天生不是读书的料，还星宿下凡呢，也就是一摊稀泥——扶不上墙哩！”

一个夏日傍晚，二臭和他爹娘在院里大枣树下乘凉。夜空里一架飞机灯光一明一灭，闪烁着掠过头顶。

天气闷热没有一丝微风，二臭躺在苇席上出神地望着飞机，眼睛眨都不眨，直到飞机拖着长长的尾巴在远方消失。他娘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扇子，对二臭爹说：“二臭马上就十二三了，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儿了，学不上就不上了，总不能天天槽上吃食、概上蹭痒，啥事不干吧。这样下去，长大了连个老婆也讨不来，咋弄哩？”二臭爹朝地下磕了磕烟袋锅，看着烟灰星星点点地散去，咳嗽一声说：“我正想说这事哩，赶明（方言：明天）我找石头哥说说，让他学泥瓦匠吧，忸好有个手艺，养家糊口不作难哩。”石头是

二臭爹没出五服的远房堂哥，在乡里建筑队是个经理。二臭娘说：“孩儿的身子骨还单薄着，爬高上低掂泥兜子，怕撑不住呢。”一个蚊子在二臭背上咬了一口，二臭反手“啪”一巴掌打过去说：“爹、娘，干泥瓦匠也比读书强，我愿意！”

第二天半晌午，二臭爹从床底下陶罐里拿出一二十个鸡蛋，又去代销点买了两封果子，带着二臭去了石头家。石头三十多岁，是个能人。乡供销社三层大楼，中式风格，四角起檐，檐角挂四个铜铃，风一吹就叮当作响，这就是出自石头之手。一进院，石头正在家杀鸡，那鸡泼皮得很，石头一刀下去没有杀死，鸡在地上扑扑棱棱乱飞，院里血溅得一滩一滩的。二臭说：“叔，交给我吧！”接过刀子，他紧走几步抓着鸡，只一下子那鸡就身首分离，一命呜呼。他又从西墙根下抱过来一堆花柴（方言：棉花秆），塞到灶火里，把锅里添上水。说话间，水烧滚了，二臭把鸡放进开水中一烫拿出来，三下五除二鸡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石头说：“这孩儿小是小点，但干活怪有眼色、怪利索哩。中，我收这个徒弟！”

二臭看见书头疼，掂起泥瓦刀却是聪明得很。不出三年，吊线、砌墙、钉檩条、上大梁，二臭已成行家里手。五年头上，识图绘图、测量放线、质量进度、成本控制，施工工艺、安全管理……他样样精通，人缘又好，乡里好多人家盖房都冲着二臭才去找石头，点名要二臭带人去。石头怕二臭羽翼丰满后抢他的生意，就对石头说：“昨晚你水怪叔从京城回来招人哩，我这水浅养不了你。要不你跟他去北京开开眼，闯荡闯荡去？”二臭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，唱的就是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”，他知道北京有最大的广场、最古老的长城、最好吃的烤鸭，还有皇帝住的金銮殿。他听人说这水怪叔在北京弄个建筑公司当了老板，领着几百号人的建筑队混得出人头地。他自然对北京充满幻想，也想去北京闯荡闯荡。二臭心里这样想，却不露声色地回道：“谢石头叔，我这两把刷子都是你给哩。叔叫我打狗、我不撵鸡，叫我正东、我不朝西。怕就怕水怪叔看不上咱哩？”石头说：“这事不用你操心，你愿意去，我找他说去。”

五天后，二臭跟着水怪进了北京。二臭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居然这么大，这么精彩！他一脸迷茫、懵懵懂懂地出了北京西客站，当时已是夜幕降临、灯火齐明、霓虹闪烁。二臭看着幢幢高楼，看着红男绿女、车水马龙，再看看手里掂的大包袱，里面是娘在煤油灯下为他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新铺盖，还有娘平时舍不得吃给他煮

的咸鸭蛋。他暗暗发誓，不混出个人样，决不出北京城。

二臭头天在工地干活不管多累、多苦，第二天总是第一个起床，无论酷暑寒冬。每天他先把水怪的小车擦得锃亮锃亮，然后到水怪的办公室扫地、擦桌子，再烧好水、泡上一杯水怪喜欢喝的龙井茶。水怪家里琐碎的事，也是二臭忙东忙西、跑前跑后地办。水怪喝醉酒时，二臭背他回家被吐了一身，也从不嫌脏。

一来二去，水怪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二臭去办。后来，二臭在北京另立门户，事业顺风顺水。他知道感恩，从不忘水怪的提携，年里节里必去水怪家，去则必带重礼。在业内里，二臭的名字就是一张名片，代表着豫东人的精明干练、豪爽仗义。

坊间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，但确有其事。有一年，二臭请一温州商人吃饭，在东长安大街北京饭店七楼的谭家菜馆。老家的村干部为捐资助学的事到北京找二臭，也被请来作陪。这谭家菜是清末官僚谭宗浚的家传私房菜，因其是同治二年的榜眼，又称“榜眼菜”。谭家菜烹制方法以烧、炖、煨、靠、蒸为主，“长于干货发制”。曾有“戏界无腔不学谭、食界无口不夸谭”之誉，前之“谭”指一代名伶、京剧泰斗谭鑫培，后句之“谭”即指谭家菜。进入厅堂，所有器皿古色古香均为顶尖瓷器，所用家具皆是花梨紫檀，奢华大气；所悬名人字画俱为大师。村干部在豫东偏僻小村，哪见过这等排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不知话咋说、手咋放、菜咋吃。恰好净手水盆送到桌上，村干部见那青花瓷盆薄

似蝉翼，上有图案仕女拈花。盆中盛一汪清水，水上飘着片片花瓣，一股清香扑鼻，他以为这是清汤，伸勺舀起呼噜下肚，嘴上不忘恭维一声“汤好清爽哩”。那温州商人原想二臭在如此高档的地方请客，主陪应该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谁知只是一介草民。他早已心存不爽，于是面露鄙夷之色，笑言道：“恕我孤陋寡闻，原来洗手水还有这妙用！”谁知二臭脸色一沉，竟然拿起汤勺喝了一口，回道：“不怪您孤陋寡闻，是兄弟忘了介绍。这是我去年冬天从京郊梅花山梅花瓣上取雪，雪融化后置于净瓶放入冰箱，专为今日您我享用哩。”此时，温州商人一脸尴尬，只得跟着舀上一勺送入口中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温州商人酒喝半醉，仍记着喝汤之事，知道村干部为学校捐款而来，遂拿他开涮。温州商人拿着酒瓶说道：“都说河南人实诚，你若一口气把这瓶酒饮下，我愿捐资百万。”村干部年轻气盛，正要接过酒瓶，不曾想被二臭拦下。二臭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兄弟我倒想和您赌上一把，这酒您若一口气喝下，随您不论在哪儿捐资建学校，钱由我出！”温州商人拉下脸道：“兄弟，我别的没有，有的是钱！只要有钱，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，哪用兄弟你付。”二臭淡然一笑道：“有件事倒真是有钱你也办不成哩！”温州商人满脸通红道：“说来听听。”二臭说：“你若用钱把崇文门外那一截明城墙拆掉，给您家盖个四合院，再把乾清宫里那把龙椅搬回您家当个板凳，才算您真牛！”此话一出，温州商人大窘，不再言语。

